

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er Sreik

世界名著大系

好兵帅克 历险记^上

*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er Sreik*

[捷]雅·哈谢克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二十四卷

好兵帅克历险记 (上)

[捷]雅·哈谢克 著
肖红焰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目 录

目 录

序	(1)
---------	-----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3)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10)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面前	(17)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21)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街上的警察所里	(25)
第六章 帅克冲出迷魂阵又回家了	(30)
第七章 帅克从军	(38)
第八章 帅克成了装病逃避兵役犯	(43)
第九章 帅克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	(55)
第十章 帅克当了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兵	(70)
第十一章 帅克随随军神父去作战地弥撒	(88)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辩论	(95)
第十三章 帅克去为别人举行终傅仪式	(100)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11)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142)
第一卷《在后方》跋	(151)

第二卷 在前线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厄运	(153)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167)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214)
第四章	苦难重重	(257)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274)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行进	(305)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345)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381)
第四章	开步走	(414)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451)
第二章	刑前祝祷	(469)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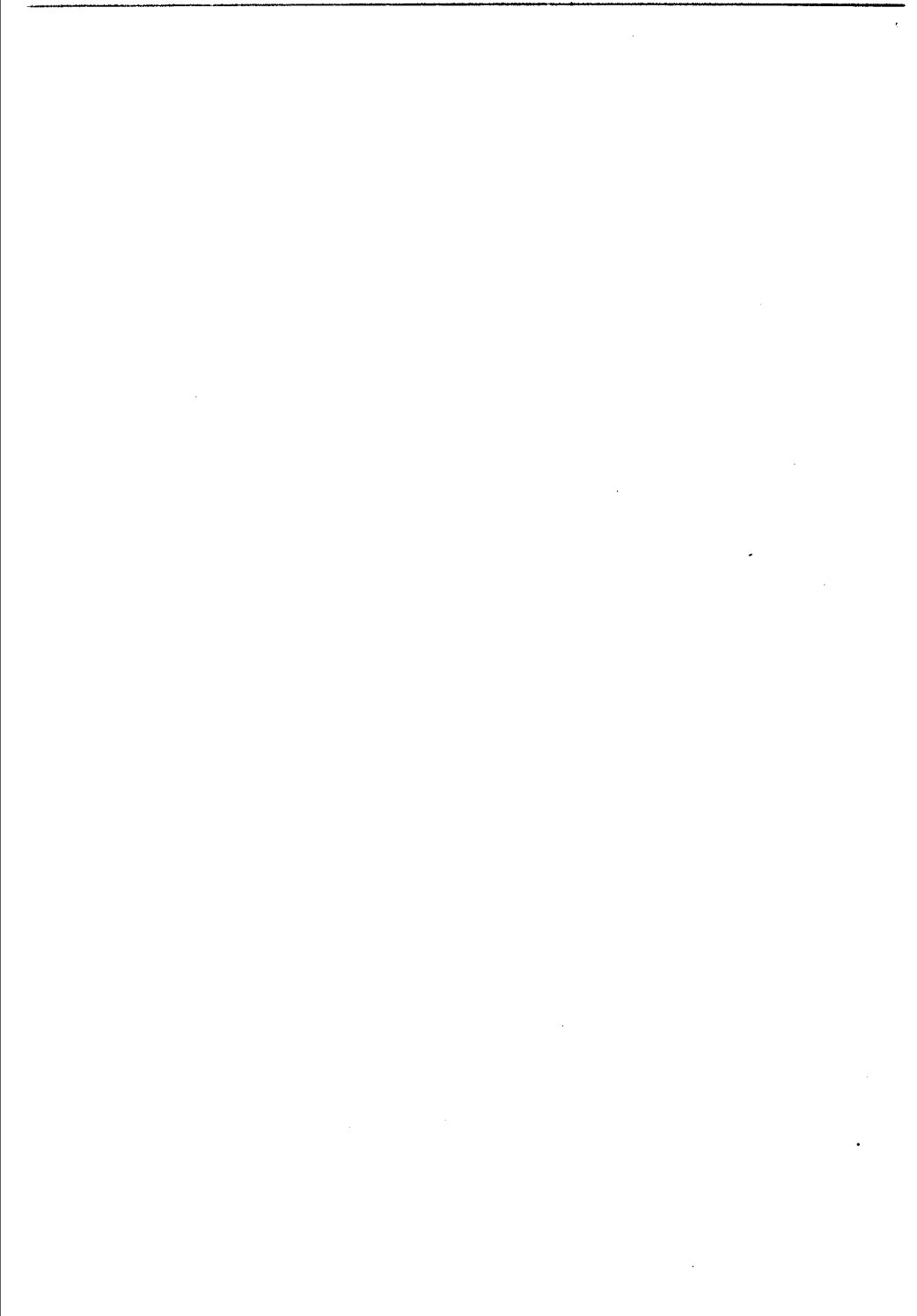
序

伟大的时代都得有伟大的人物。然而有一些被埋没的英雄人物，他们谦逊平凡，即没有拿破仑那样的赫赫功名和传世业绩，但是然而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品格，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声誉也会显得黯然无光。而且，你可以在布拉格街上遇到一个衣衫破旧的人，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他谦和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打扰，同时也没有新闻记者来烦扰他，请他发表谈话。如果你要是问他尊姓，他会简洁而谦恭地回答一声：“帅克。”

原来，这个和善、卑微、衣履寒伦的人，正是我们的老相识、英勇无畏的好兵帅克。早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他的名字便在捷克王国的全体子民中就早已家喻户晓，到了共和国时代，他的声望也依然不减当年。

我非常非常喜欢好兵帅克。当我向读者介绍他在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奇遇时，相信诸位也会同情这位谦卑的、被埋没的英雄，因为他不曾象希罗斯特拉特那个傻瓜，为了使自己的事迹登在报上，编进教科书里，竟一把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的女神庙。

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斐迪南松给杀了，”女佣人对帅克说。前几年，当帅克被军医审查委员会的人最终宣布为白痴时，他退了伍，从此以贩狗为生，替杂种狗伪造纯正血统证书。

除了干这以外，他还患着风湿，这时正用樟脑油搓揉膝盖。

“哪个斐迪南松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边继续用樟脑油揉着他的膝盖，“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铺老板普鲁什当伙计的，有一次他错把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外我还认识一个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个捡狗屎的家伙。要是这两个全死掉都没啥可惜的。”

“不，先生，死的可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一位，又胖又虔诚的那一位呀……”

“天哪！”帅克惊叫了一声，“这可是妙呀！大公这事儿是在哪儿发生的？”

“是在萨拉热窝把他干掉的。您知道，还是用的左轮手枪哩，当时他正带着他的大夫人坐小轿车路过那儿。”

“你瞧他有多气派呀！米勒太太，坐的是小轿车哩。当然啦，也只有象他那样的大老爷才能坐得上啊。可他准没料到，坐小轿车兜风，会不得好死。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在波斯尼亚省吗，米勒太太？大概是土耳其人干的吧？本来嘛，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这下子好，你瞧闹到个啥结果？米勒太太，这位大公最终上西天了吧！他受了好半天罪才断气吧？”

“大公当场就断气了，先生。谁都知道，左轮手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久前在我们努斯列那儿也有位先生拿着左轮寻开心，结果把全家人都给崩了。门房上楼去看是谁在放枪，结果也给打死了。”

“有一种左轮手枪，米勒太太，你就是急疯了也打不响，这种玩意儿还真不少哩！可是他们买来打大公的那杆枪肯定会强得多。我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掉大公的那个人，那天肯定穿得很讲究。明摆着的，开枪打死一位大公，这可是非常之难的呀！这可不象流浪汉向守林官打冷枪那么容易。关键在于怎么接近他。象那样的大人物，你穿得破破烂烂就别想接近他。你至少得戴上一顶高筒礼帽，要不你还没下手，警察早把你给逮住了。”

“我还听说刺客有一帮子人哩，先生。”

“当然喽，米勒太太，”帅克说；正好按摩完了他的膝盖。“要是你，比方说吧，想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也得找个人合计合计吧，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点子，那个人添条妙计，就象我们的国歌上说的：‘事业必定成功。’要紧的是，你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物的车子经过的那一刹那。就比方，你还记得当年用锉刀捅死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吗？当时他还和皇后一块儿散着步哩。人心隔肚皮呀！这件事发生以后，再也没有哪一个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嘿，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还会有很多。你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他们既然已经拿皇叔开刀了，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也许连我们的皇上也在劫难逃。这位老先生的仇人可不少，比斐迪南的还要多呢！正象前不久有位老兄在酒店里说的：‘迟早有一天那些当皇帝的人一个个都给干掉，就连他们的国家监察院也救不了他们的老命。’这位老兄喝了酒付不出账来，酒店老板不得不叫警察来抓他。他搥了老板一耳刮子，而且又给了警察两下。后来警察们把他装上囚车抓走了，要叫他知道点厉害。米勒太太，你还不知道，如今新鲜事儿可多着呢！这一回费迪南松死对奥地利来讲可一个损失。想当初，在我服役的时候，咱们团有个步兵，开枪打死了个大尉。这个兵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闯进了太尉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叫他别在那儿乱闯，可他还是闯他的，说是要找大尉谈话。大尉一出来就宣布禁止他再出营房。这个兵端起枪，“叭”的一声朝大尉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从大尉的后背穿出去，还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打翻了，墨水把那些公文弄得一塌糊涂。”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啦？”过了一会儿，当帅克已穿上外衣时，米

勒太太才问道。

“他拿根裤带吊死啦，”帅克边刷着礼帽边回答说。“但那根裤带并不是他自己的，是从禁闭室的看守那儿借来的。他借口说他的裤子老爱掉。你说他还肯等着人家来枪毙他吗，米勒太太？你要知道，谁赶上这事儿都得脑袋搬家！看守为这事儿丢了饭碗不说，还给判了六个月的徒刑呢，不过他没坐满六个月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他在那儿的一个教堂里当传教士。如今世界上的老实人太少了，米勒太太。我想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没准是把那个枪杀他的人看错了。他一定是看到那人对他满口甜言蜜语，就以为这是个好人，结果反让这位老兄把他干掉了。他们朝他身上只开了一枪吗？”

“报上说，先生，大公的身子给打得像个筛子净是眼儿。刺客把子弹全打光了。”

“干得真痛快，又干净又利索，米勒太太。要是让我去干那档子事儿，就得买支白郎宁。这种手枪看上去象个玩具，可是只需要两分钟，就可以连胖子带瘦子打死他二十多个大公。不过，你别对旁人说，米勒太太，胖大公总比瘦大公好打些。你还记得葡萄牙人是怎么打死他们的国王的吗？那国王就是个胖家伙。你自己也知道，当国王的不会有瘦子。好啦，我该去‘杯杯满’酒家走一趟。要是有人来取那只我已经收了钱的小花狗，你就告诉他：我把它放在乡下养狗场里去，不久前刚给它剪齐了耳朵，在耳朵长好之前，是不能把它领出来，要不然会伤风的。你把钥匙交给咱们楼的门房吧。”

“杯杯满”酒家里只坐着一位顾客。他是警察局的便衣，叫布雷特施奈德。酒店老板巴里维茨在一旁洗碟子。布雷特施奈德千方百计要和他谈点正经事儿，可是总谈不起来。

巴里维茨是一个有名的粗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得带上个“屁”呀“尿”呀一类的脏话。可是他满肚子墨水，见了谁都要劝人家读读在雨果描述拿破仑的书里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人的最后答复那一段话。

“今年夏天可真不赖呀！”布雷特施奈德开始谈正经事儿了。

“不赖顶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把碟子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布雷特施奈德仍抱着一线希望接上一句说。

“是哪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反问道。“是在努赛尔酒店吧？那儿每天都有人打架，都出了名啦。”

“不，是波斯尼亚省的那个萨拉热窝，那儿有人把斐迪南大公打死了。您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

“我可不管这些鸟事。谁想要我过问这类事，那就让他来吻一下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谨慎地说，一面点着他的烟斗。“如今在这世道，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种事沾上了一点点边儿，那就等于找死哪。我是个买卖人，顾客进来要杯啤酒，我就给他倒杯啤酒。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就是死了个什么大公，干我们屁事！谁要管这些鸟事，就只有到庞克拉茨去蹲班房。”

布雷特施奈德不吭声了，他失望地扫了一下空无一人的酒店。

“这儿从前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找了个话茬。“喏，就在如今挂镜子的地方。”

“嗯，您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挂过，后来苍蝇在画像上拉满了屎，我只好把它放到顶棚上去了。你知道，说不定哪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扯句闲话，兴许就会他妈的惹来一场麻烦。老子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儿一定糟糕透了吧？”

对这个阴险狡诈而又单刀直入的问题，巴里维茨先生回答得分外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一向热得要命。我在那儿当兵那会儿，还得往我们上尉先生的头上搁块冰哩。”

“您在哪个团服役，掌柜先生？”

“这种屁大点儿的事儿我可记不住了。我对这些鸟事从来不感兴趣，也从来不想。”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谁要多管闲事，惹是生非的。”

密探布雷特施奈德再也不吭声了。他阴沉的脸直到帅克进来才好转起来。帅克跨进酒店门槛，要了杯黑啤酒，说：“维也纳今天也要披黑戴孝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刻放射出希望的光芒，连忙接口说：“在科诺皮什捷挂了十幅黑纱。”

“哦，该挂十二面，”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后说；

“那么您为什么认为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狡黠地问道；

“好记数呗！一打嘛，也容易算钱；成打地买总比零买要便宜吧，”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默。帅克自己用一声长叹打破了它：“唉！这可真叫做翘辫子、上了西天。还没等到当上皇帝就蹬腿了。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会儿，有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稀里糊涂地就断了气。当时大伙儿还想把他扶到马背上去坐着哩，可是一看哪，哎哟！他都没气儿了。这位将军本来

还准备升为元帅呢，可却在这次演习中报销了。这些演习呀，啥时候也都招不来好事。在萨拉热窝也是搞了个什么演习。记得有一回我正赶上了这种演习，他们发现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粒纽扣，便把我送进单人禁闭室关了十四天。头两天我简直像个重病号似地躺着，因为给我“绞麻花”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军队就得讲究纪律，不然的话，谁都会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们的上尉马科维茨就常这么训斥我们说：“对你们这帮混蛋就得讲纪律。要不你们就会无法无天了，象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去。军队要把你们变成真正的人，你们这些猪猡！”难道这话不对吗？您想想看，要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卡尔拉克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个不守纪律的，那还成什么体统啦！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在萨拉热窝，”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拉回来说，“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

“这一点您可真错了，”帅克回答说，“那全是土耳其人干的。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接着，帅克就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了一通宏论：“土耳其在一九一二年败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要奥地利帮个忙，奥地利没答应，所以呢他们就把斐迪南给杀了。”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巴里维茨。“你喜欢那些信奉邪教的狗崽子吗？不喜欢，对不对？”

“顾客就是顾客，”巴里维茨说；“土耳其人也一样。对我们这些开酒店的人来说，什么政治不政治的，顶个屁用！只要你把酒钱给付了，在店里坐下来，爱扯什么随你的便，这就是我的规矩。管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捷克自由党，反正对我来讲都一样。”

“那好，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腔了，他希望重新能从这两个人之中抓到一个口实。“可你也得承认这件事儿对奥地利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吧？”

帅克抢着替掌柜的回答：“损失是损失呗，谁也不否认。当然是个吓死人的损失。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代替得了的。只是他应该长得再胖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兴奋起来。

“什么意思？”帅克得意地回答说。“就是这个意思。他再胖一点的话，准会在这以前——当他还在科诺皮什捷驱赶那些到他地里捡干柴、采蘑菇的老太婆时就中风死了。他要是再胖一点的话，就不会死得这样丢人现眼。好歹也是皇帝老子的叔大人哪，那些人竟敢把他干掉了！报上都登满啦，

真够丢人现眼的！前些年，在布杰约维策的集市上，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有人拿刀子把一個叫什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给捅死了。他有个儿子叫博胡斯拉夫。这下他儿子该到哪儿去卖牲口呢？谁也不买他的了，大家都说：‘这就是那个被刀子捅死的人的儿子，准是个流氓！’到头来，他走投无路，只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跳到伏尔塔瓦河里，自杀了。这一来，人们又得去打捞他，救他，把他肚子里的水挤出来，大夫给他打了一针什么药水，可是他结果，他还是死在大夫的怀里。”

“你这个比方未免有点太离谱了，”布雷特施奈德别有用心地说，“你开头说的是斐迪南，现在怎么又同牲口贩子扯到一起！”

帅克申辩说：“天晓得，我可不想把谁比作谁。掌柜先生最了解我。我从来没有把谁比作谁，是不是？我只是替大公的那位寡妇担心。她现在咋办？孩子们没有了父亲，科诺皮什捷领地失去了领主。如果再嫁给一个大公，又会是个什么样呢？她又得和他坐车经过萨拉热窝；她还得分第二次寡。在赫卢博卡附近的兹利维那个地方，有个护林官，名字很难听，叫平俾儿，后来被偷猎的人打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过了一年，那个寡妇又嫁给了米德洛瓦尔的护林官，叫佩皮克·夏沃洛维茨，这个人也被偷猎的人打死了。寡妇第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个护林官。她说：‘逢三遇吉，要是这次再不交好运，我可真不知该怎么办了。’哪知道，这个护林官又被人打死了。她跟几个护林官总共生了六个孩子。这时，她径直找到赫卢博卡地区爵爷的去诉苦，说她嫁这些护林官遭尽了罪受够了苦。他们就把她嫁给拉日茨堡一个叫雅列什的渔夫。您猜怎么着？这个打鱼的又在捕鱼的时候淹死了！他跟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她嫁给沃德尼亚尼那儿一个阉猪的人，结果那位老兄在一天半夜用斧头把她劈死，随后自己去官府投了案。当皮塞克州法院把他吊起来用刑时，他一口把牧师的鼻子咬了下来，他说没有什么可反悔的，还讲了许多对皇上不利的话。”

“你知道他讲了皇上些什么？”布雷特施奈德迫不急待地追问着。

“这我可不能对您说，谁也没有这份胆量来重述一遍。听说他的话可怕极了，非常的难听，有个法官当场给吓疯了。大人们怕他给泄露出去，到现在还把他囚禁着哩。这可不是什么酒鬼随便骂骂皇上老爷啊。”

“那么，酒鬼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又追问道。

“行个好，先生们，谈点别的吧！”巴里维茨掌柜说，“你们知道，我是最不喜欢扯这些淡的。什么谈都扯，往后就有你们倒霉的日子。”

“酒鬼是怎么辱骂皇帝的？”帅克重复一遍后说，“什么样的辱骂都有。您自己可以试一试嘛！先要把自己灌醉，然后叫人给您演奏奥地利的国歌，

接着您就能说出一大堆侮辱皇上的话来，里面只要有一半是真的，就够咱们的皇上丢一辈子的丑了。可他这说真的，也还没到这个程度，不过也真够他受的。你瞧，他儿子鲁多尔夫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就一命呜呼了；自己的伊丽莎白也让人用锉刀捅死了；随后他的兄弟杨·奥尔特失踪了；他的弟兄墨西哥皇帝被处死在一个碉堡城墙跟前，如今又把他的长辈大人给干掉了，唉！真是。只要有一副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够受得住。我想要是碰上这么个酒鬼，一时酒疯大起，冲着他一五一十数落起来，那他可怎么受得了！现在打起仗来，我一定心甘情愿的效忠皇上，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义不容辞。”

帅克又足足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您以为皇上会容忍这种事吗？那您对他就太不知根底了。同土耳其这一仗一定非打不可。皇上想：哼！你们竟敢把我的叔大人给打死！好吧，那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吧！仗是非打不可的，塞尔维亚和俄国一定会帮我们的忙。会有一场好戏看哩。”

帅克在预言未来时，神态确实很感人。他那纯朴无邪的笑脸，犹如一轮明月，容光焕发。在他看来，什么都已了如指掌。

“也可能，”他继续着奥地利的未来，“在我们向土耳其宣战时，德国人可能会来进攻我们，因为他们和土耳其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些头号大混蛋。我们也可以跟法国联合起来，法国从一八七一年就跟德国人结了仇。这一下，那可就热闹了。仗是打定了，更多的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你也不用说更多的。跟我到过道走一趟，我有话问问你。”

帅克跟随密探来到过道。刚才还是他的邻座酒客的人如今向他出示双头鹰证章，并宣布他被逮捕，而且要立即把他带到警察局去，这不禁使他吃了一惊。帅克竭力解释说，一定是有什么事引起了这位先生的误会，因为他全然无罪，连一句可能得罪别人的话也没说过。

可是布雷特施奈德却对他说，他犯了好几桩罪行，而且其中包括政治叛国罪。

然后，两人回到小酒店。帅克巴里维茨说：

“我只喝了五杯啤酒，吃了一个角形小面包外加一根煮香肠。请您再给我来一盅李子酒。我就该走啦，因为我已经被捕。”

布雷特施奈德向巴里维茨也出示了双头鹰证章，打量了巴里维茨一阵之后一本正经的问道：

“您结婚了吗？”

“结婚了。”

“您不在店里时，您太太能替您照顾这生意吗？”

“能。”

“那好，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高兴地说，“您把您太太叫到这里来，把买卖交给她，我们晚上来也要把您带走。”

“甭担心，”帅克安慰巴里维茨说，“我也只是由于一桩叛国罪被抓到那儿去的。”

“可我是为了什么呀？”巴里维茨愤愤不平地说，“我可是一向十分谨慎小心的做生意的啊！”

布雷特施奈德微微的笑了一下，然后洋洋得意地说，“就因为你说苍蝇在皇帝画像上面拉满了屎！我就要你把这些该死的乱七八糟想法统统从脑子里挖出来。”

于是帅克便挂着他那和善面容，跟着密探离开了“杯杯满”酒家。当他们走到大街上时，帅克又问了一句：

“我是不是要在人行道上趴着走？”

“为什么布雷特施奈德奇怪的问？”

“我想，我既然被捕了，就没有资格在人行道上直着身子走啦。”

当他们刚跨进警察局大门时，帅克又说：

“不知不觉还蛮舒服就来到了这。您常常光顾那个‘杯杯满’酒家吗？”

就在帅克被带到传讯室的时候，巴里维茨正在“杯杯满”酒家向他那愁眉的老婆交待酒家的事情，并用他独有的方式安慰她说：

“别哭，别嚎啦！他们能为那张苍蝇拉了屎的皇帝像把我怎么着？”

我们的帅克就这样以他可爱而动人的方式干预了世界大战。他对未来为何能具备如此高瞻远瞩的目光，这将会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倘若后来的事态发展与他在“杯杯满”酒家发表的高见不尽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指出，帅克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啊！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事件使得警察局里挤满了“替罪羊”。他们一个个地被带了进来，传讯室的老警官用和善的口气说：

“这个斐迪南可真让你们吃亏不少啊！”

当帅克被带进二楼一间牢房时，在那儿他见到了六个伙伴。五个围桌

而坐，另外一个中年人则独自坐在屋角里的一张草垫上，仿佛是故意避开大家。帅克便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听他们被捕的原因来。

从五个围桌而坐的那些人那儿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为了斐迪南那回事”、“为了大公被刺的事”、“因为斐迪南事件”、“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

第六位——那个避开大家的人回答是，他不愿同他们搅合在一块儿，省得惹起麻烦；说他被关进来的原因，只是因为企图对霍利茨的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就和桌边那伙谋叛犯坐到了一起。他们各自把被捕的经过相互唠叨了十多遍。

这让他们知道：他们中一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在饭铺、酒店和咖啡馆被捕的。这位例外的先生长得相当肥胖，戴着眼镜，满眶泪水，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他在“布莱依什卡”酒店请两名塞尔维亚工科大学生喝过酒，随后又被密探布里克斯见他们一起在链条街的“蒙玛特”酒家喝醉了，他自己在供书上签字供认：这一回的酒钱也是他付的。

他对警察所预审的所有问题都千篇一律地哭诉：

“我只是一个开纸张文具店的！”

但他所得到的回答也同样千篇一律：

“这样也并不能为你开脱呀！”

那位在酒店里被抓起来的小个子先生，则是位史学教授，他在酒店里给人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事件。在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用一句话给每桩暗杀案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者的心理活动就象‘哥伦布竖立鸡蛋’一样的简单。”

“同样简单的事情是：庞克拉茨监狱也在等着你。”一个密探在听了他的演讲后，对他的高论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第三名谋叛犯是一位霍特科维奇地区的慈善会会长。在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当天，他的慈善会恰巧在花园里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音乐演奏会。这时候，宪兵队队长来了，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要求取缔音乐会。会长先生却好心肠地说：

“请稍等一会儿吧！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这支曲子演奏完吧。”

而今，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埋怨道：“八月份我们还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到那时我要是回不去就可能要落选。我已经连任十届会长了，丢这么

大的丑，我可真受不了啊！”

被死者——斐迪南大公奇特地捉弄的第四名“替罪羊”，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厚道人。关于斐迪南的事，他曾经整整两天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可是晚上在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曾用一张王牌红桃‘7’干掉了梅花王，嘴里还念叨了一句：“用红桃‘7’干掉你，就像在萨拉热窝一样。”

招认“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而被抓到这儿来的第五位大人，至今还在怒发冲冠，怨气满腹。他那发须竖立的脑袋，就像牲口栏里的扎毛狗。

这位大人在他被捕的那个饭铺里，一句话也没说过，连登载着有关斐迪南暗杀事件的报纸也没有读过。他一个人坐在桌子后边，后来也不知来了个什么人在他对面坐下，突然地问道：

“先生，您读了报吗？”

“没读。”他漠然的回答。

“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也不关心是怎么回事。”

“可是您应该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啊！”

“我不明白，有什么好使我感兴趣的事儿。我只管抽雪茄，喝上几杯，吃自己的晚饭。我不读报。报上净说谎，我一看就生气。”

“连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您也不感兴趣？”那个人紧逼一句。

“我对什么暗杀案都没兴趣。不管它什么发生在布拉格还是在维也纳，在萨拉热窝还是在伦敦。管这些事，只能招惹衙门、法院和警察。要是某地某时有某人被刺，那才叫活该！谁叫他那个傻瓜不注意，让人家给宰了！”

这就是他在这场可怕地对话中说的这最后几句话。至使从此，他每隔五分钟就拉开嗓门大嚷一遍：

“我没罪，我没罪！”

他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嚷的就是这句话，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喊的也还是这句话，跨进牢房还是带着这么一句话。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人的可怕的谋叛案情之后，认为该是向他们指明他们的处境毫无希望的时候了。

“我们的情况都一样，都遭透了，”这就是帅克开篇的安慰之词。“从表面上看，你们……我们大伙儿仿佛都不会有什么大事，这可说不准。要不